續羊棗集

續羊棗集序

醴陽駱纘亭先生以進士起家隆慶初為留京給諫數上封事忤執政意謫楚之雄藩邅迴久之稍遷至滇藩少參旋以楚臬副歸老鄉園者二十餘年日以讀書撰述自娛

所著有萬一樓集七十二卷並續

羊棗集九卷即集中之一紀叢淵

通鴻細畢舉蓋說部之雋予讀而

好之因為錄出然先生高頁鉅節

不僅以著述琅琅也大者在論治

論學篇

莊皇帝朝奏進候論三篇曰視聽政汰中書令閣臣備顧問三者皆咽喉之司也大指以政權宜在朝廷在內閣則治亂半入宮闈則未有不亂者其於學守紫陽之垣輕仰攻金谿甚力雖不喜王文成

之說姑〻叢予論著署所居樓曰
第一以為世儒競言一貫不言博
約又會第然後能一是先生之伉
伉高氣不能與時協可想見其大
致矣惟趙內江嘗以豪傑見稱而
張江陵每有迂濶之目予攷先生

之在滇也溫陵李卓吾方守姚安先生傾契特至洎其晚年自為墓碣襟期卓犖乃如此為傑為迂從世嘗有篤論哉先生六世祖漢園公名象賢洪永間人著有羊棗集讀之令名以此合則雙美何時廣

哉遇之予既備著之俾讀其書者
知其人焉復以蕉聲石論大人一
指附之卷末即不能盡全集而全
集碎金已盡於此
前進士尚書虞部郎秀州高承埏
書於雙溪草堂

續羊棗集目錄

卷一

續羊棗集　目錄

卷二

管晏傳

德性問學註

民信解

宋制科高等

梁顥及第年

裴炎清直

謝朏可法

褚淵方元載

馬知節詰王欽若

田文過宋璟

蘇武所遇

朱子不喜二蘇

嚴陵瀨

呂文穆雅量

季札讓國

郗超

主臣解

士人柱聯

卷五

茅焦過於頴封人

生目爲樂

數奇音切

四皓歸山

顏駟幸拜

寇萊公奢儉

四廟

久不葬

三父

卷六

父子狀元
夏父弗忌逆祀
羊祜機警
龍惕
司馬德操用財與孔子
史多矛盾
渡江賦
四皓
張良箸對

卷九

鄉約

社倉

執拘

一條編

理訟

禫祭

附上

蕉聲石論凡五篇有序

啓聖公祠論

大人一指序

冠禮

昏禮當革者凡一十八條

喪禮當革者凡三十六條

祭禮當革者凡五條

通禮當革者凡八條

續增凡二條

續羊棗集卷之一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檇李高承埏寓公 訂

序

心之於理義猶口之於味也膾炙人所同嗜而曾晳獨食羊棗得無非口之性哉而先溪園公以名其集昭其獨也山居無事集平日迂僻之談得八卷玩之以為適然其不合於世俗者多矣因名之曰續羊棗非敢謂能繼美前人其性所獨好則然耳嗟夫以零

星雜語爲書自漢唐宋以來或曰遺事或曰詩話或曰隨筆尊之則曰玉露謙之則曰叢書充棟汗牛不可殫述而逮入我　朝益致浩繁雖雅俗不同莫不足備芸牕翻閱所謂膾炙不足言矣若羊棗豈盡無食之者哉國醫之籠篋枯枝敗骨無所不收一時用之有過於參苓者矧羊棗哉先溪園公有知其以不肖爲續貂否也

聖節禮

萬壽元旦冬至諸節南京及各省郡俱於進表日行

全禮至日但行八拜禮不舞蹈不山呼此　太祖所親定後人不知兩次皆行全禮南京則并出表日亦不行全禮隆慶中退齋林公掌南都察院事疏請禮部覆奉　欽依咨至始知　太祖制禮原有斟酌後因復進表日全禮而諸省郡之煩瀆猶未盡釐也至如鄉飲酒禮　大明會典亦有定制而諸郡縣所行皆踵訛陋愚常著爲圖說亦未敢以示人云

南北禮

南北禮不同南人尚左北人亦曰尚左雖屢奉　欽

依竟不能一也高南宇公在禮部時所覆奉　欽依曰我　朝之禮以左爲尊　朝廷之上以東爲左其說甚明而臺省兩衙門從北如故南京兩衙門舊本從南近亦改北余不知其何說矣

拜禮

凡賓主相拜未有並立者觀今鄉飲酒禮可見但古尚右今尚左不同者此爾愚舊辦事兵部入四司亦左右對拜其退而北向者禮之謙爾而不得其意南北之異從此始矣

尚左

古人尚右獨我　朝尚左洪武初年猶以右丞相爲尊也後人不得此意往往錯誤曽見幾大家列祖先神主皆以西爲尊詢之云此朱文公家禮神道尚右也不知文公之禮固非我　朝之禮矣

王文成

王文成公文章節義政事勳業無不表表其講良知謂知行合一曷嘗不可若謂必行過然後能知知字定兼行字則自是一偏之說然無害其爲文成也而

議者紛紛指之者旣爲不情而褒之者亦未免太過今有美玉於此不免有方寸之瑕瑕固不掩其瑜也作惡者疵之曰有瑕非玉也固未爲然其作好者執其瑕以示人曰此正玉之所以爲美恐亦未得爲通論今之尊信文成者皆指瑕爲瑜也夫自有書傳以來皆以知行對言文成憂天下之徒知者未必能行也則誨天下以力行可矣而必謂知已兼行然則行字又何爲乎

古者謚以尊名節以壹惠王陽明先生文矣其講良

知必竟爲文之一蠹若戡亂定國則鑿鑿無得而議欲壹其惠終有所在借曰孔文子且爲文則亦烏在其爲尊陽明也

昔人謂王文成節氣勳業詞章皆足以師表一世惟除却講學一節即爲完人者指其講良知而言也文成自謂從事講學一節即盡捐三者亦無愧全人者陽不解言者之意而泛言之也

王文成良知之說與朱文公大相矛盾其爲晚年定論誣朱子也夫孔子之德亦因年而進朱子晚年所

得豈無進於中年者若謂其致知力行之說散見於經傳者盡非而晩年有得又未及盡改日前著述在朱子則朝聞道夕死可矣而貽其謬僞之談以惑後世可與且其晩年既有定論矣而誠意一章易簀所定乃復尋舊說蔡沈傳書於朱子既没之後必得與聞其說矣乃不循其已定之論而乃襲中年未定之說何與至其門人又謂其師與文公入門雖異所造則同夫循朱子之說亦可以入道則陽明又何必更立一門戸而排之不遺餘力又謂其定論之同也由

前之說似於援儒以入墨由後之說似於推墨以附儒

世儒論朱陸同異必曰朱子道問學而未始不尊德性陸子尊德性而未始不道問學若是則何言之有夫尊德性而道問學中庸之言也五尺童子亦能誦之朱子訓註之功也至其自脩顧乃以問學爲重而德性爲輕可以爲朱子乎今世浮誇之士固有所言在此所學又在彼者聖賢不如是也朱子爲之乎至於問學亦聖賢所必不能廢者陸子又豈能外之恐

其意向則終以此爲輕而又欲執其說以勝人不覺旨之愈遠如陽明先生曷嘗不讀書不多識但其開口必以聞見爲遮迷自是豪傑一種籠絡人說話學者不察喜其新奇遂忘眞實而且欲爲兩可之說愚謂陽明與朱子其學則同而其說終異朱子心口相應者也陽明象山未免操異說以勝人矣

大學八條目朱子章句明白易知一條有一條工夫不可少也若依文成則格物一言盡之餘皆贅語爾

愚讀陽明文錄固恨其不能通以質之王龍溪公終

不領畧吳梧齋公謂朱子之格與陽明之格皆能用之亦不可曉聖人之道易則易知吾從朱子而已旨哉林次崖公之言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死過然後知乎一言盡之矣

鄭端簡公謂今人專指斥陽明學術余不知學但知大學恐不可直以宋儒改本爲是而以漢儒舊本爲非此須虛心靜思得之信斯言也人所以指陽明學術之偏者謂其不當言知必兼行必行過然後能知恐非大學宗旨爾即從漢儒舊本其說遂可通耶

學術本也德行文章功業皆生於學術而德行有激則爲氣節功業遇變則成壯猷皆學術所致恐不在言不言也吾鄉入　國朝已來語壯猷則劉文成于肅愍公語氣節則方遜志孫忠烈公其他文章德業不假壯猷氣節而純然可範者若商文毅謝文正章文懿胡端敏諸公尚難枚舉獨稱王文成爲眞儒者以其言良知也而良知且爲斯文一阨況言而不爲良知者乎世方徇名則言之不可已也如此

孔門推尊其師無所不至而亦有不善推尊者誅少

正邪辨攢羊萍實之類雖無之不害其爲孔子也而必附會其說孟子推尊孔子無他詞曰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而已王文成公乞宥言官以彰聖德疏只如此可謂文成矣而門人必增損其說曰乞宥言官去權姦權姦欲致之死地逃至海口夫權姦死文成之心豈謂必無然當不在言官之上也言官不必逃之海口而文成逃之亦過計矣不知文成之所以爲文成者不在此也必在此也言官先文成嗚矣

子思子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朱子釋之曰尊德

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不致知此內外合一之學也陸氏未免偏於尊德性一邊故朱子以道問學藥之而世之議者乃謂朱子之學主於道問學而晚年未始不尊德性陸氏之學主於尊德性而晚年未始不道問學其爲陸氏得矣而恐非所以語朱子也朱子晚年始尊德性則前此亦世俗一詞章之士而已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諸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使冉有之

問後子路十年則聞斯行之亦孔子晚年之定論與孔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道其不行矣夫朱子釋之曰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爲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道之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由不明故不行也此知行合一之說也從陽明之說則道之不行非不明之過矣故有識者多疑之而世之議

者乃謂朱子之學以知爲外而未始不力行以求諸內陽明之學以知爲內而未始不多畜以盡乎外非惟不足以語朱子亦非所以尊陽明也使陽明而肯少同於朱子也則奚必辨之不遺餘力若是哉孟子以義爲內告子以義爲外使告子之德業文章而傑然於一世則其義外之說亦未始不同於孟子之義內矣而況朱固未嘗以知爲外人未察之耳

年友許南台公有言王文成公憂天下之溺於見聞也故示人以求知於心此誠探本之論然聞見何可

盡廢也人固有傷於飲食者非飲食之必傷也不曰節之而曰絕爾飲食而引道服氣天下之能引道服氣者幾耶卸哉斯言此可與知者道也

林對山司空謂陽明先生文字多可罪曾子責子夏使河西之人疑女於夫子而陽明祭徐曰仁文顯然以孔子自居若祭劉養正毋辨其元亨罪詞皆不順劉養正既無君臣陽明安得尚與之爲友元亨何人而汲汲以叛臣爲憂哉

陽明先生刻朱子晚年定論成顧東橋問之曰然則

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孔子未定之論與
知行合一成德之事若語學則必先於致知行道固
難知道亦不容易所以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曰若禹
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成湯則聞而知之曰小有才未
聞君子之大道也如對今之講學者言又要把知字
聞字皆兼行字說矣不意斯文之阨一至於此
王文成謂格物是格其不正者以歸於正且謂在事
物上格所謂事物上格者非於父則孝於君則忠於
耳則聰於目則明乎若是則身已脩矣又說甚麼正

心若心能格其不正者以歸於正則心正矣又說甚麼誠意致知又說甚麼格物

陳白沙語錄多腐詞王陽明語錄多道詞

薛文清公讀書錄小本甚多竊嘗讀之皆切近精實非王文成陳白沙二公比今讀其全書乃知文清篤信程朱者也諸小本皆陳王二氏之徒所節蓋去其異已者以是知讀書當讀全部嘗鼎一臠非具體也況註腳六經而欲東之高閣者哉嗟夫世方謂陸子易簡朱子支離使朱子而果支離吾所不諱也況支

離者爲文清而易簡者爲文成人亦何獨樂爲文成而不爲文清耶

原來王文成之徒所言者皆古人小學工夫古人小學其志向規模已自可觀始使之入大學教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脩其身而齊治均平其不能者皆放之歸農今謂聖人個個可做只是被聞見誤了你如今不要讀書只是要做好人便是不知要做好人乃小學工夫要做便是是釋子虛談朱子恐後人未必盡得小學之力爲尋出一敬字可以補小學之功

此孟子謂學問本於求放心之意極於學者有功今謂人皆不須別樣只一箇求放心學問之事就完了殊失孟子本意不知求放心只是箇學問的根本能求放心方可致知力行朱子敬之一字正是爲此

南昌之變吾鄉胡端敏孫忠烈王文成可謂三仁矣易地則皆然者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莫不有學脩道之謂教則體道之謂學言學則道在其中矣今之世乃有名爲道學者豈道之外別有學耶或曰如今業舉者亦可以爲

道乎曰　朝廷既以科舉取士士非此無以用世則業舉亦道也今之以道學自名者莫不業舉乎不特舉子也卽百工技藝之學亦不可不謂之道何者天下不可一日無百工技藝也非道而何

徐尚書學謨曰大學在親民句程子曰親當作新按左傳親間舊亦以親爲新疑古字通用王文成必要如字解不知聖人立言要於精切非若後來學徒講一籠統套子隨處凑泊也新字與明德之明字相對待俱在敎上說猶孟子所謂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也

苦日親民即與明字不相照

雖諭

雖諭謂論語中孔子自言則曰從心所欲不踰矩稱顏子則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必到孔子地位心纔不踰矩到顏子地位心纔不違仁其難如此近世講學者於聖賢操存涵養工夫全不理會乃說的都是生知安行的話真似他已不踰矩不違仁者吾誰欺欺天乎此一段極中今時學者之蔽極爲陽明先生良知之切劑但其別說畢竟歸陽明先生法門

講學好善

今之講學者皆好善惜不明理如近日孫淮海雖諭腐弁尤甚而劉小鶴以爲格言刻之南中孫淮海自以爲孔子而小鶴又以孔子視之大率好善之過爾孟子曰我知言安得起斯人而與之正今人論學之訛哉

從祀孔廟

從祀之說亦甚難定愚謂必先明所以祀孔子之意然後可及從祀夫孔子之聖不至於周公也祀孔子

而不祀周公亦以孔子之道在六經爾古者入學必釋奠於先聖先師聖可以兼師而師則不必皆聖如敎干戈則祭干戈之先師敎詩書則祭詩書之先師惟其執藝之精者爾不曰道統所在皆得而祭之以示其榮也然則從祀孔子亦從祀其有功於六經者爾七十子之徒與孔子周旋於洙泗其刪述時豈無一語之力然亦不能盡考矣漢唐而下如曰凡有功於六經者皆得而祀之則漢儒存諸經於秦火之後是卽趙氏之程朱皆其所當祀者矣如曰祀雖以經

猶必考其平生也則周程張朱五子師友淵源之外皆未可以輕議卽今所祀愚猶以爲多矣而紛紛論說至以有之爲榮夫脩德者必以得從孔廟爲榮也後世祀孔子而不祀周公周公愧死矣有國家者以從祀多賢爲榮也則周與之初不如春秋戰國而漢唐宋盛於唐虞夏商矣而宋儒從祀尤多其國祚果隆於漢唐耶夫道在天地古今匹夫匹婦之所能知行而聖賢所不能盡也所謂道統云者舉其盡道之尤者二三人言之爾而道固不盡於二三人也道不

可以人盡而事則可徵有明道之事則以明道祀之孔子之專饗不為崇有行道之事則以行道祀之周公之配饗不為屈而况又從祀孔子乎周公孔子之事古今未有能兼者也故韓范富文不必不同於程朱而司馬温公獨與說者謂温公通鑑一書可以羽翼六經然則遷固而下皆當祀之矣而温公不以一祀重於韓范富文也與其從孔子而有謙孰若為周公而無疵乎

震澤長語論丘文莊

守溪長語論丘文莊公論秦檜曰宋家至是亦不得不與和親南宋再造檜之力也論范文正則以爲生事論岳飛則以爲未必能恢復愚生也晩聞見寡陋不知文莊果有是說見何著典否第世史正綱一書公所以是非古今襃貶治政自負不淺雖有別說要當以此爲定其間謂韓岳輩雖極一時之選因機乘會一事之中節一戰之成功則有之矣若籍以制虜人之死命復祖宗之境土恐未必能又謂宋人可爲之機在李綱爲相之日宗澤守汴之時若劉錡順昌

之捷岳飛朱仙之進雖有可乘之勢然事之機變無窮終亦不見其有善後之策而果有必成之功也則武穆未必能恢復之說是誠有之若於秦檜則初無與詞其責高宗不能恢復則謂其素無奮發之志應變之才而謂輔之者始乃柔姦之汪黃終則剛惡之秦檜責高宗受女眞之册則謂其心術不明怵於秦檜之邪說而謂檜之罪上通於天及其終也又特書以死若范文正則不惟書卒而從前初無貶詞其所謂多事或專指一事則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而

武穆固中興名將事旣未成則議之者固未得爲確論而今欲指其爲必能成功使彼心服無詞亦安知其無所獨見云然而卽坐以高談奇論之罪也

蘇文忠莊子祠堂記

蘇文忠莊子祠堂記辨莊子爲尊孔子者特不可爲法其言當矣而以讓王說劒漁父盜跖四篇爲昧者勦入竊嘗考之讓王歷敘古今尊生而輕祿位之徒正莊子本色語說劒有孟子請齊宣王無好小勇好大勇意安得獨謂淺陋盜跖漁父所謂道不同不相

爲諆接輿丈人沮溺之徒其漫詞踞狀備載論語然則論語亦詆訾孔子者耶孟子曰不仁者不可與有言也安危利菑而樂其所以亡盜跖豈惟不仁而已吾夫子之說不行於盜跖容何傷而下章凡言之似盜跖者曰滿苟得曰無足其似孔子者曰子張曰知和意可見矣合盜跖說劒二章而觀之可見遇其人雖淺說亦行不遇其人雖聖言亦無如之何孟子曰子好遊乎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莊生之所以尊孔子抑邪說而自肆其志者蓋有道矣而要不

可以爲法知哉一言非文忠其孰能及之

葬經

世傳葬經郭璞所著予讀其書實淺陋無意使璞爲之卽不經必有可觀及讀文獻通考相墓書載八五經謂黃帝所作狐首經謂景純所序續葬書靑囊補註謂景純所撰有識者謂其皆出依託而不載葬經則知此書之出甚晩其非璞筆可知矣若其他書淺陋尤甚俗子不足言而士大夫且信之不啻聖經賢傳不知其何說也

四子論葬

葬書之學皆云無出郭璞之右者今盛行皆璞書也按璞傳載葬母事甚奇世傳蓋不誣矣璞未幾爲王敦所殺若謂禍福皆係於葬則璞不應擇凶地以取禍若謂禍福有定數或他有以制之則葬地不必擇矣嗚呼璞自用其術尚如此況後遵其遺書者乎此晁公武之言也古人建都邑與室家未有不擇地者如詩所謂望楚與堂降觀于桑度其隰原觀其流泉書所謂達觀于新邑營卜瀍澗之東西蓋自三代時

已然矣余行天下凡通都會府山水固皆翕聚至於百家之邑十室之市亦必倚山帶溪氣象回合若風氣虧疎山水飛走則必無人烟之聚此誠不可不擇也乃若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古人之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之謹重親之遺體使異日不爲城郭道路溝渠爾借曰精擇亦不過欲其山水迴合草木茂盛使親之遺體得安耳豈藉此以求子孫富貴乎郭璞謂本骸乘氣遺體受蔭此說殊未通夫銅山西崩靈鐘東應木華于山栗芽于室此乃活氣

相感也今枯骨朽腐不知痛痒積日累月化爲朽壤矣豈能與生者相感以致禍福此決無之理也且人之生貧富貴賤賢愚壽夭稟賦已定謂之天命不可改也豈塚中枯骨所能禍福如璞之說則上天之命反制於一杯之土矣楊誠齋言郭璞精於風水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利其子孫然璞身不免於刑戮子孫率以衰微則其說已不驗於其身矣而後方且誦其遺書而尊信之不已惑乎此羅景綸之言也栗木之華於春與栗之芽於室設諸木皆然則是大氣所

致自非獨感以此擬彼何用擇地而葬若謂天地間衆木之中惟此一種栗木得秉生氣獨應獨感而他木不然則亦可槩謂天地間衆骸之中惟有某等一骸得秉生氣獨應獨感而他骸不然矣以此擬彼則是有一等骸必宜擇地其諸骸不必擇地矣其可乎哉銅山之銅冶器必多一鍾獨鳴而諸器盡寂如衆子喪母而一子獨悲其於感應既有遺漏且山之栗生而室之栗死山之銅生而鍾之銅死木萃而栗芽銅崩而鍾應則是生者感死者非死者蔭生者也其

於喻葬益舛蓋葬之一事大約謂骨得生氣則必靈靈則必廕其子孫而不他應此說稍為近之若是則葬而不得生氣者即不靈不廕止矣何為應以諸凶耶此田水月之言也葬師之動人以禍福其說尤怪人之昌隆盛熾其先必有厚德之遺賤貧夭絕必有餘惡之著山川何與焉誕者則不然聞有貴富之人於此則歸福於其塋塚曰此某形也此某徵也於葬法宜爾也聞有貧賤之人於此則曰此葬之罪也此於法宜至於斯也信斯言也則人之多財而力足者

皆相率而爲不善及乎死也求善地以葬其身則可免子孫於禍夫孰肯爲善乎此方正學之言也墓地之不能爲禍福盡於四君之說矣而田之言有以盡景綸活氣相感朽骨不能感生者之藴方之言足以補景綸言天命而不言人事之缺嗚呼使墓地果能爲人禍福亦必與天道人事相參夫其不能旣已較然顧舍日惠迪從逆而重此也陋矣

弓法

古六十萬寸爲一畝方一步長五尺闊五尺計二千

五百寸積二百四十步則得六萬寸然則弓法當以五尺爲正今皆六尺不知起自何時

父妬子

或曰世情讓酒而矜棋今多以酒量誇人至有飲已大醉而猶强飲者世情妯娌賭拙令則姑妬其婦世情同進忌才至於父未有不欲其子之勝已者故稱人之子曰跨竈古人不避也今之爲父者每事必誇於人曰吾勝吾子人或賢其婦若子則勃然怒面𦣱而繼之曰惜爾子婦未能則欣然喜見於色嗚呼孔

予嘆民有三疾而或亡豈虛語哉

立法行法

立法貴簡行法貴詳立法貴恕行法貴嚴

續羊棗集卷之一